歷史與空間

千古騙局「誇龍種」

■戴永夏

中國的封建帝王，為了「家天下」的私利，從來都是不講廉恥、不擇手段的。當他們發現百姓對龍極為崇拜，龍的地位神聖崇高時，便千方百計地跟龍「攀親」，編造「龍瑞」，自詡「龍種」，極力把自己打扮成「真龍天子」，以此來愚弄百姓，騙取民意，鞏固封建統治。

歷史上將龍跟皇權聯繫在一起，自稱「龍種」的，要首推漢高祖劉邦。當他打下江山，君臨天下時，便開始用龍來神化自己，煞有介事地宣揚自己是母親劉媼與龍交配的產物：「……其先劉媼常息大澤之陂，夢與神遇。是時雷電晦冥，太公往視，則見蛟龍於其上。已而有身，遂產高祖。」（《史記．高祖本紀》）不僅如此，他還為其子漢文帝編造了一個「龍種」神話：

有一次，薄姬對劉邦說：「昨夜，妾夢蒼龍踞吾腹。」劉邦聽後大喜，說道：「此貴征也，吾為汝遂成之。」後來果然生下一個「龍種」男孩，長大後即為漢文帝。（同上）顯然，劉邦編造的這些神話，在神化自己的同時，也為後代建起了神化的殿堂。此後，他的子孫們也如法炮製，都把自己打扮成「龍子」「龍孫」。連那位頗具雄才大略的蓋世明君漢武帝，也說其父漢景帝曾夢見赤氣化為赤龍，才生了他這個「龍兒子」。

漢代以後，劉邦的「經驗」進一步得到推廣，凡做了皇帝的人，都把自己說成是龍種孕育出來的「真龍天子」，誠如清代詞人朱彝尊在《百字令．彭城經漢高祖廟作》所言：「贏得割據群雄，六朝五季，各自誇龍種。」即使暫時還沒有當上皇帝，正在爭奪帝位的人，也要首先宣稱自己是真正的「龍種」，這樣當皇帝才具有合法性。有「千古一帝」之稱的唐代明君李世民，稱帝前也曾在「龍」字上大作文章。

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開國功臣，按說接他爹高祖皇帝的班合情合理。但由於他老爹李淵在接班人問題上處置不當，遂釀成宮廷內亂，致使他們兄弟相殘。為了取得當皇帝的資格，李世民及其黨羽就編造了一個「龍鳳之姿」的神話，說在他出生時，有兩條龍在宮門外嬉戲，三天後才離去，這便是他的「生誕龍瑞」。有的書上則把他的「龍子」身份寫得更為具體：

太宗生方四歲，有書生謁高祖，曰：「公在相法，貴人也，必有貴子。」及見太宗，曰：「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及冠，必能濟世安民。書生已去，使人追之，不知所在。因以為神，采其語名之曰『世民』焉。」（《舊唐書．太宗本紀》）

李世民們編造的這些神話，顯然是為了騙取民意，贏得民心，為奪取「皇權」製造輿論的。他的奪權成功，也進一步豐富了「君權神授」的「真龍天子」理論，為後世一些野心家爭奪帝位樹立了「光輝榜樣」。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「竊國大盜」袁世凱復辟稱帝時，就曾「活學活用」這「真龍」理論，自導自演了一系列的「好龍」醜劇。

辛亥革命勝利後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，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，接着便做起了「皇帝夢」。1915年，他以「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」為借口，宣佈次年恢復帝制。為了證明他當皇帝「合法」，他也恬不知恥的以「真龍」自居，到處搜求「龍瑞」、「龍跡」。

1915年10月，英國領事許勒德夫婦在湖北宜昌神龕洞中發現了恐龍化石。宜昌關監督劉道仁把這當成「龍瑞」，電奏北京。袁世凱問奏後即派張專員到宜昌察驗。化石原為群龍無首狀，但張專員入洞視察後，「竟謂首尾俱全，實為大皇帝之國瑞」。袁聞之大喜，冊封恐龍化石為「瑞龍大王」，改宜昌縣為「龍瑞縣」，並令從省庫中撥款萬元修祠堂供奉。當時的《東方雜誌》載文稱：「帝王與龍關係至密，方今國體更始，而石龍亦同時出現，其以祥瑞視之，又無足怪矣。」

還有一次，已當上皇帝的袁世凱正在宮中午睡，一位侍婢走進來送燕窩湯，不慎失手，將盛燕窩湯的玉杯掉到地上摔碎。這玉杯是朝鮮國王送給袁世凱的，非常珍貴。侍婢自知闖了大禍，嚇得哭了起來。這時，袁世凱的愛妾洪姨給她出了個主意：「等萬歲爺醒來，你就奏言：進入內室時，見床上蟠

■歷史上龍與皇權緊密聯繫。 網上圖片

着一條金龍，心一驚，手一抖，玉杯就掉到地上摔碎了，求萬歲爺恕罪。」婢女立刻照辦了，袁世凱聽後果然轉怒為喜，對玉杯不但不再追究，還給了這位侍婢一些賞錢。

袁世凱對自己的「龍運」，也不斷尋求「天理」支持。他在請風水先生郭三威為他察看祖墳時，曾問道：「龍興之運，年數如何？」郭掐算了一番回答說：「若稱帝，當應八二之數。」袁世凱再問：「這是八百二十年？還是八十二年？亦或是八年零兩個月？」郭回答說：「帝位久長，事後自知，天機不可洩也！」

袁世凱心想，自己的朝代綿延八百二十年或八年零兩個月都不大可能，而八十二年則比較現實。倘如此，也足可風光一世，恩澤三代了。沒想到他一稱帝就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。在全國一片討袁聲中，他只過了八十三天皇帝癮便被趕下了歷史舞台。兩個多月後，又一命嗚呼。就這樣，一位嗜龍成癖的「真龍天子」，轉瞬間便成了一堆不齒於人類的「狗屎」，下場十分可悲！

袁世凱「誇龍」稱帝的醜劇雖已過去近百年，但他留給後人的教訓卻依舊深刻：在當今民主昌盛之世，宣揚或變相宣揚「君權神授」，大搞個人崇拜和專制獨裁，早已失去民心，沒了「市場」。即使把「龍」改為「太陽」，換成「救星」，也仍然無濟於事。只要不為百姓謀利，甚至坑民、害民，就會像袁世凱一樣遺臭萬年！

心靈驛站

■楊 曄

如瀑的爬山虎

最早看見爬山虎，是在山海關的城牆腳下。密密匝匝的綠葉如瀑般，從城牆頂直瀉城牆腳下。城牆有多高，那一片綠就有多高；城牆有多寬，那一片綠就有多寬，宛如一張巨大的壁毯掛在城牆之上。當時我就想這個植物怎麼會與虎有關呢？

終於有機會近距離觀賞這心儀已久的植物。它的根深深地埋在土壤裡。葉子長得很有特色：所有的葉子都是五個一組，一片在上，其餘四葉左右對稱次第生長，一組葉子形狀略似楓葉。無論是長成比巴掌還大的葉子，還是新嫩的幼葉，均是如此，無一例外。它們在陽光下層層疊疊，錯落有致。沒有炫目繽紛的彩花引人注意，只有綠成一片的葉子，迎接每一縷朝陽，送走每一抹晚霞，默默無聞地點綴着夏季的色彩。

起初，以為爬山虎僅供觀賞而已。可當讀懂爬山虎時，我不僅明白了爬山虎的含義，而且深刻領悟到以虎字命名，絕非徒有虛名，這沒有枝幹支撐的植物，究竟是怎樣長成幾層樓那麼高的？好奇心驅使我輕輕撥開一處綠葉。我驚呆了。在一片綠意濃得化不開的葉子間，無數根看似纖弱的綠莖努力的伸展着，尋找着攀爬的目標。

原來那麼多層疊的綠葉無盡地增高，竟是細弱的莖無休止地攀爬的結果。每一根細莖頂端分出五六根極具吸附力的分莖，他們像吸盤一樣牢牢地粘固在牆上，我試着碰一下，結實得很。它們從地面一寸一厘耐心地開始攀援，又一寸一厘努力地向上攀援，從下到上，從左到右，相互支撐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把龐大的層疊有致的葉子掛滿整面牆。我甚至還看到了去年爬山虎的痕跡，儘管歲月已把它們風乾成棕褐色，可它們依然倔強地保持着努力向上的戰姿。我用力去拔吸附在牆上的莖，莖斷了，頂部卻彷彿嵌在牆裡一般紋絲不動，棕褐色的斑斑點點彷彿已是牆體的一部分，

這爬山虎，沒有堅挺的樹幹支撐，沒有無數的枝幹伸展。但它從低至剛高出地面開始，纖弱的莖就開始了它始於足下的千里之行，交錯向上，永無止境。牆有多高，它就會攀多高，支撐的葉子就長多高。

狂風怒時，樹為之折腰；暴雨侵時，花為之失色。惟有這爬山虎，風雨不驚，狂暴不辱。淡定從容，自強不息。

我忽然悟出爬山虎的含義。如果給它山一樣高的機會，它就能無畏地長成山那麼高。它沒有虎的威猛，但它勇往直前的精神卻如虎下山。因此，爬山虎，名副其實。

那些無數的普通勞動者，就如這爬山虎一樣：普通卻又不平凡，不最強但從未示弱。根深深地埋在土壤裡，理想卻永遠更高更遠。路有多遠，就能頑強地堅持走多遠，目標有多高，就能不懈地無憾地攀援多高。

如瀑爬山虎，虎虎生威。前進的征程，沒有最遠，只有更遠；追求的目標，沒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永無止境是爬山虎人終身的座右銘。

■爬山虎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■吳羊璧

過年報春

過農曆年了。

農曆年就是農曆年，感覺總是不同。我們跟着宇宙的時序，又進入一個新階段了。是春天了，是大自然運行規律的又一次體現了。春天，是生機勃勃的春天。

春天總是生機勃勃，喜氣洋洋的。

在南方，春天是桃花的季節。花農這時候經營的是桃花。年晚行花市，買東西，也買桃花。如果家裡寬敞，買一大株桃花，自然帶來喜氣滿屋，就是買一小枝，插在小瓶裡，小瓶一枝春，看了也很令人高興。

在北方，春天到了，人們重視的是梅花。因為在寒冬裡，迎寒報春的是梅花。梅花一枝報春來，象徵着寒冬要過去了。人們要開始新一年的努力了。

多年前，灣仔有一家酒家，地下很開闊，每年在那裡放了好大的一株桃花，到那裡飲茶的茶客，都得到了一份春意，很有意思，到現在我仍然保持美好的印象。只是近年不再去那一帶飲茶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春意依然，真有點懷念。

南方重桃花，北方人重視梅花。其實這不是憑空產生的觀念，觀念來自大自然環境。重視梅花，重視桃花，都由大環境而來，北方天氣寒冷，冬天裡百花枯萎，而在這時候，哪怕只見到一朵報春的梅花開了，也令人心頭覺得溫暖。有一位北方朋友，起初有點訝異地說，為什麼南方人這樣重視桃花呢？梅花在酷寒中綻開，歲寒三友，這才值得重視。其實梅花以歲寒三友之一的姿態出現，令人尊敬，看做一種珍貴品質的象徵，這品質的確可貴，南方人北方人都重視這種品質的。至於桃花，她在南方的春天璀璨盛放，來向人報告：春天來了，春天來了，這不也是桃花的可愛之處嗎？

那位北方朋友起初對南方的現象覺得不慣，他愛說，梅花的品更高，這的確是。不過他又從文字語言的角度上說，桃花命薄，紅顏薄命，還是梅花好。但是梅花一枝報春的時節，還是太冷落了，人們還是更喜歡桃花帶來濃濃的春意。「春來酒味濃，舉酒對春叢，一酌千憂散，三杯萬事空。」（賈至《對酒曲》），賈至如果面對着燦爛的桃花，應該更會高高舉杯、百憂散盡。

我說到過年，家家買一枝桃花的景象，是過去的印象了。現在的情形可能有些改變。我印象中的那些年月（多年前了），那時香港的人口還沒有現在那麼多，高樓大廈也沒有那麼多，整個環境還很有「古意」，一切較淳樸。容易感覺到是過年了，家家買來一枝桃花了，到處是桃花與春意了。現在即使家家買來一枝桃花，帶進大廈裡，也就不見了。只有自己單位裡的一枝春意了。

過年逛花市，很熱鬧，那種熱鬧，充滿喜氣，充滿春意，這可愛的氣氛，希望現在仍然存在於每一角落。

兔年已過，龍年龍行虎步地來到了。龍年的吉祥語可以有許多，生龍活虎、龍馬精神、飛龍在天、龍精虎猛，等等。就以此來向讀者們祝福新的一年吧。

龍年來了，恭喜！恭喜！

開卷有益

尷尬的中國「城管」

■鈴 蘭

幾年前，曾在一家論壇上看到這樣一個貼子：「給我三千城管，我就能收復台灣！」這個貼子迅速被人回應，引來無數拍磚者。這個黑色幽默雖不靠譜，但卻道出了中國城管在老百姓眼裡的形象：那簡直就是兇神惡煞，強悍無比。事實上呢？近日看「隨風打醬酒」的《城管來了》，對於城管，有了進一步了解。

《城管來了》的作者「隨風打醬油」，本名宋志剛，他自二〇一〇年十月在天涯論壇開帖，講述他在北京城管隊的日常見聞與真實生活，很快引起圍觀，帖子被網站首頁置頂。謾罵的、拍磚的、支持的此起彼伏，最終，大眾的理解取代了網絡語言暴力，大家對城管工作的性質也有了理性的認識。

《城管來了》由「從憤青到城管、史上最絡執法部隊、小攤小販那些事兒、吃路邊小吃的都是勇士、城管生活N重奏、油菜花的違建、城管在囧途遇到的囧人和最後的話：愛北京，一起來」八個專輯組成。全書二十萬字，是先在網絡紅火而後出版的實體書。

眾所周知，小商小販最怕城管。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，為了養家餬口，不惜違犯城市管理條例，佔道經營、無照經營。方便周邊群眾的同時，也給城市環境造成很大破壞。而且，因為無照經營，流動營業，衛生條件等各方面都難以達到防疫部門出台的食品安全標準。於是，這部分人成了城管面對最多的人群。事實上，城管也需要小攤販，因為工作性質決定，他們常常趕不上正點吃飯，在路邊攤湊合一頓成了常事。於是，便有了郭德綱所說的笑話，說倆城管開着車出來吃飯，結果路邊攤看見他們的車，跑了。其中一個氣憤地說：「不讓你開車你位中相當尷尬。他們在實際操作中，無法可依、無制約手段、無統一的上級。城管，顧名思義就是城市管理，城管是根據城市特點而設置的，每個城市的城管都有差異。警察管不了、工商也不管的好多事都是城管的管轄範圍。「上面千條線，底下一根針」，這話最能體現城管的狀況。一個龐大的系統，並不是一個完整的體系，各城市各自為政了十年，最終何去何從，成了每位城管隊員心頭的一塊石頭。

那些小商小販在與城管「長期的戰鬥」中，變得越來越「狡猾」，他們學會了與城管打「游擊戰」，城管進，我退；城管退，我繼續擺攤。即使被城管逮住，拿去所經營的商品或工具，他們立馬就會換上一副可憐的樣子，向城管討饒，求城管放他們一條生路。他們也知道，城管只有暫扣權，沒有沒收權，用不了半個月，即使他不找城管，城管也會找到他們，象徵性地罰點錢，就會把暫扣的物品歸還他們的。

小商小販也分若干種，他們的「戰略」也各不相同。老實巴交的外來務工者，被城管執法一兩次就會回老家了。那些常年無照經營者，多半有自己的一套本領，不是與城管游擊，就是先發制人，給城管製造一些「負面新聞」，讓城管有所顧忌。有的人甚至在網絡發帖，公然在網上叫罵城管……

作者「隨風打醬油」語言風趣、幽默，行文質樸、本色，實實在在地道出了城管的酸甜苦辣，贏得大家的諒解。看過此書，相信大家會對城管這個行業有個清楚的了解，在對待城管執法過程中發生的一些不愉快多了些理性的認識。

■《城管來了》封面。 網上圖片

《城管來了》，隨風打醬油 著，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，定價：二十八元）

來鴻

■蘇滄桑

地 痛

她是地球上最美、也是最痛的地。

她不是高山上的地，偶有人跡打擾，自由而孤傲。

她也不是田野裡的地，一年四季常被翻犁、耕種，但畢竟是一季一季，一陣一陣的，會有養傷、孕育和沉睡的時候。休養生息，順天遂地，自然而豐美。

她也不是城市裡的地，全都被澆上了水泥，已經死了，無知無覺，任怎樣碾壓，都不會痛了。

她是高爾夫球場的地，湖光山色、綠草如茵、沙坑果嶺，無論是球場的景致還是球道的長短、難度，都是設計者精心設計、刻意雕琢。可它的宿命，生來就是挨打。

每天，它都要被高爾夫球桿桿頭擊打，被「鋤」上幾萬次。

幸運點的，是發球枱的地，因為有球T，桿頭基本直接打在球上，草和地基本完好無損。

球道上，桿頭直接將草地上的球擊起，必定會有一些草被「斬首」，如果打深了，一塊草皮就會被擊飛。

最痛的，是果嶺邊的地，可謂傷痕纍纍，因為球近果嶺了，但還未上果嶺，就要用切桿，桿頭往地上切，做砍頭一樣的動作，瞬間，一大塊草皮飛起來，被斬首的草黏在鐵竿頭上，綠色的黏液像血。敏感如我，常有種心悸的感覺。

烈日炎炎下，她終年被修剪得很淺的草皮根本無法為自己遮蔭保水。

夜來臨時，在她傷口上撒鹽的，是大量的農藥、化肥、除雜草劑、殺蟲劑、殺菌劑等等。

我愛高爾夫，這幾乎是我這個懶人唯一喜歡的運動，緣於我身邊的家人朋友很多是高球癡迷者，更緣於那種空曠無人、滿眼綠意、雲淡風清的心曠神怡。其實，高爾夫並非人們說的貴族運動，在發達國家，高爾夫球場大部分是公共球場，打一場高球相當於我們打一場乒乓球的費用。而在內地，高爾夫球會一般採用會員制，球場少，服務項目周全，比如外國人自己背着球包打，中國人往往開着球車帶着球童，費用就相對高一些。但是，如果買了會籍（這個錢相當於投資），打一次，大概三五百元左右，花錢買健康，倒是遠比暴飲暴食、喝酒抽煙或去娛樂場所熬夜來得划算。

我還愛這項運動的講規則、重禮讓，比如，必須要穿有領子的衣服，別人發球或推桿時，要保持安靜，果嶺上不能踩別人的球線等等。

更重要的是，高爾夫運動，會讓你不由自主慢下來，靜下來，18個洞的起起伏伏，就像在走自己的人生路。你沒有對手，唯一的對手就是你自己，急功近利是大忌，短暫的領先、一時的落後都不意味着全盤的輸贏。只要老老實實走好每一步，揮好每一桿，很多事會離你很遠，心會特別安靜。而收穫就在這平淡的一步一步、一桿一桿裡。

我愛，所以我糾結。我糾結於一個球場對生態到底有多大傷害，更糾結於親手揮起的每一桿，讓這塊地有多痛。

林清玄在一篇文章裡說，從前，有一位名叫龍樹的聖者，修行得道，沒有外力可以殺死他。但他曾經無心地斬殺過一片青草，這個惡業還沒有報。有一天，一群土匪捉住了他，用刀怎麼也砍不死他。龍樹就說：「你抓一把青草放在我的頸上，才能將我殺死。」果然。

我們不一定相信斬殺一片青草會有孽報，也做不到佛經上說的「蹈地常恐地痛」的「睒子」那樣至孝仁慈、奉行十善。假如草知道痛，地知道痛，難道水不知道痛？稻穗被割下來不知道痛？蘋果被咬不知道痛？牲畜被殺不知道痛？但我們不吃不喝，又怎麼活下去呢？

我們能做到的，是心懷細微的慈悲，盡量愛護大地上的一切，包括大地上那一塊更痛的地——人心。

高爾夫球場的地，痛，卻光鮮亮麗着，看似高貴着。而人心這塊地，每天被現實鋤上幾次，便勝過那幾萬次，無形的傷口，無法言說的痛，無處可逃的黑。卑微着，低賤着，麻木着，祈求着：「哦，輕點。」